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三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 補編第八七冊目次

穆堂別藁五十卷(二)

〔清〕李紱撰

清乾隆十二年奉國堂刻本

一

愛秋齋詩稿二卷

〔清〕鄧錕雲撰

清乾隆刻本

三〇一

青梧集二卷

〔清〕嚴泓曾撰

清鈔本

三四五

弱水集二十二卷

〔清〕屈復撰

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三七三

穆堂別藁五十卷(二)

〔清〕李紱撰

清乾隆十二年奉國堂刻本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

記六

漕行日記一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戶部以漕艘過淮踰限

奏請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特遣部院堂上官二員督催

上可其

奏令列名以上六月初四日酉刻奉

旨催漕船着傅紳李紱去初五日大祭

大行皇太后梓宮黎明赴

景山陪祭始開

命祭畢即同傅公至吏部朝房商請

行事宜漕務多積弊聞從前催漕官有因緣為奸利者傅公

任吏部右侍郎十餘年操守謹飭余深幸同事者得人

傅公亦稔余懇直無他腸交相慶也日近午始繕就劄

子時

上廬居貞順門內出

神武門入啟

奏請各帶司官及筆帖式一人火牌

奏事併

奏于次日即行隨幸

旨能于明日即行甚善所帶人如所請奏劄附河道漕運二

總督奏事人來跪聆訖即叩辭余出外城到家日晡矣昨

方久旱河涸開河漕二督于漕河中夾築小溝知甬道

眾水進船日不能數里是夕不寐念非天雨水大作雖

聖德動天或可有濟然是日

奏事時天已陰得微雨至初六日早起果大雨早外出廣

寧門披油水騎馬行泥淖中日暮至良鄉縣與傅公會

合止焉初七日行七十里至涿州又六十里至新城路

過河道總督家人賚

奏摺進京河督齊公向為永定河分司明習河務余効力

河工時待余極有禮謂余不終廢余亦以總河之任期

之今

皇上知人善任齊公果當此選而余亦蒙

恩起用故余與齊公交相得其家人亦素識余因詢近日河

水何如云主人此

奏劄正為報雨水也初三初二日山東一路大雨河水

長丈餘漕艘通行矣余大喜初八日行六十里至雄縣

則途間水溢迂道乃得行蓋連日大雨由山東至直隸

俱霽霽也余與傅公喜甚疾驅而前又七十里至任邱

日將哺又七十里至河間府夜鼓四更矣換馬時假寐

一食頃天將明復行七十里至阜城又六十里至景州

初十日早飯至德州望運河洪流奔放山東河南糧艘

連檣而進僕從皆踴躍稱慶云初余思避出京一切文

檄未暇料理而直隸所屬府廳州縣各官向來亦不僂

過客至是權州事某始來餽酒食余素不受餽道惟酒

席每強受焉蓋念其業已損費也時酷暑物皆立腐無

可下請又自計若不峻絕則前途或又糜費竟却之併遣檄先行謝絕自是雖有覲者亦不受矣是日至恩縣知縣陳學海江西進士來迎余族兄舍人茹曼爲陳令同年時在恩來晤同餽畢別去余復行七十里至高唐州十一日早行六十里至荏平又七十里至東阿知縣何一貳江西舉人素相識亦來迎餽已行十二里宿東阿舊縣十二日早戒行疾走六十里至東平州又六十里至汶上縣又八十里至濟寧州蓋德州而南行運河之東不與河相近而漕務孔嚴欲啞至濟寧與河督齊公商速漕之策故日行三站時方酷暑開資

不登列彙 卷之十七

三

節官賜死者二人余與傅公亦幾殆日暮至邸館沐已乘月至蓮亭會河督齊公屬檄沿河州縣官趨河干辦漕務齊公又委文武員弁各二人分隨余與傅公給巡捕之役十三日止不行發檄飭押運官弁晝夜遊行又檄禁催漕官弁毋許借多載土物之說索詐運丁商賈蓋運丁行糧本不敷用例得載土物六十石以助運費猶不能敷因載客貨蓋迫于不得已而從前催漕員弁藉此索詐或酷以濟貪有杖殺運丁者至于盤查勒捐糧舟反因以阻滯故余首禁之爲檄牌二一由濟寧南行以達于淮安一由濟寧北行以達于通州並令役荷牌傳諭以聽丁困焉十四日同傅公分閱在城天井二副宣明啟閉之令十五日傅公馳驛馬先赴八關會漕督張公屬余由水驛順流催漕十六日至魯橋民居稠密河曲如鉤十七日至南陽山東巡撫黃公遣家人致書觀

食却之南陽疑卽魯慎子所欲取者民居甚盛爲魚窟一市鎮留所帶司官蘇渣庫駐其地上下催辦十八日至夏鎮河水稍淺心竊憂之日午雲起大雨如傾盆近晡始已河水驟漲平兩涯亟令啟關通漕放行十九日至邢莊關移檄漕督張公更定傳牌之法蓋漕法本關下板訖然後發牌交關役步行送上下二關牌至然後啟板二關相去或數里或數十里啟閉需時關役送牌又緩漕行所以遲也余商咨張公傳牌人當騎馬馳送本關所放漕船未完前卽發牌傳上下二關凡關相距十里者餘十艘卽發距五里者餘五艘卽發蓋每進一艘關役馳馬可一里餘艘進訖而牌已達上下二關此

不登列彙

卷之十七

一

此法可放四關其速加倍張公深以爲然卽檄行十九日至夏鎮傅公從八關晤漕督還相見商所奏河水情形漕運節次因停一日撰劄子繕寫既定二十一日傅公別余北行駐濟寧督催而劉遣所帶司官蔣永祿往催臨清諸關余攜劄子就漕督附奏因順流南行直至淮安督催尾船是日行二十里至彭家口地屬滕縣沂水來會河西舊有三空橋沂水截運河橫過經橋下入微山湖因名十字河五六年來湖淤橋亦湮近始清出橋柱而湖地已高水不能橫入每沂水發挾山沙歎注運河舟膠不行發河夫挑淤甚費人力上堅如石河夫俯拾口不能深寸許然兩崖沙積成數即矣余貽書河督齊公請于沂水上流作滾壩數座

以截山沙黃河方決中牟齊公有河南之行未暇及也  
運河在濠嶂之間有泃水來會因名泃河余率泃河通  
判登沙積小邱望沂水形勢示以作壩之法日暮始解  
維二十二日至韓莊開西督催望微山湖彌望皆高梁  
而已微山湖本蓄水以資八閘余五年前經此水面尚  
寬數十里今淤塞殆盡蓋漕務之壞如此二十三日行  
二十四里至張莊閘催漕千總庸劣指麾無策半日止  
上十數船既不能分派打差又不能預伸衆絳運丁諱  
絳夫怠糧艘擁擠不行凡糧艘上閘謂之打閘通幫派  
夫幫引謂之打差打差之人有各艘派山者亦有通幫  
公僱本地絳夫者此中弊竇甚多調度甚難如令運丁  
先給絳值則絳夫受錢而逆如令進船後再與絳夫僱  
值則運丁揚帆徑行斯值不與引絳之時絳夫多不肯  
用力催漕兵丁私分絳值亦不嚴督或催漕員弁督加  
鞭笞則絳夫約有暗號齊力猛擊百丈立斷船在急流  
後船不及避觸而兩傷否則流入迴浪中遇淺而破余  
下令每船一幫頂閘水平之閘通幫派人打差水急陸  
如張莊用夫多者卽兼和僱本地絳夫其和僱之法先  
數錢掛船前再令各夫引絳船既上卽發錢兩不得相  
欺將啟板時卽先將各船絳索逐條引清按先後次第  
排定前船甫進後船卽行無頃刻之誤進船之時絳夫  
所引者頭纜也舊例尚有梢纜則閘夫與運丁引之頭  
纜偶斷則急以梢纜繞閘柱船卽不至倒流而運丁怠  
又以閘夫索錢多不掛梢纜遇絳夫作弊卽有損船之

忠余嚴飭務令加梢纜令閘官約束閘夫必齊心引之  
由是頭纜雖斷舟無損傷而絳夫亦不復爲掣纜之弊  
矣然余旣不能長駐此閘而千總庸劣非訓誨所能及  
因移咨漕督別委能員二十四日行六里至萬年閘又  
十二里至丁廟閘止焉蓋每閘停舟觀其進船之遲速  
而稍授以法二十五日又六里至頭莊閘又八里至侯  
遷閘又四里至向廟漕督張公在焉過船相見余敘述  
奉

命之意問近日尾艘已盡渡黃河否張公謂尚有數幫未渡  
黃河者皆江西船而撫州幫因澳劇神廟停泊數日遂  
爲河沙淤阻已飛檄拘運弁訊明卽咨革矣余言某亦  
以尾幫尚未渡黃河爲憂將直抵淮安督令速濟也張

公留共飮因出余與傅公二人報明漕運水勢情形  
奏劄屬令附

奏焉二十六日別張公東行八里至臺莊閘自韓莊至此  
謂之八閘蓋漕河自濟寧之南皆順流南下至韓莊始  
折而東地勢甚陡運重河道逆溯流甚艱故八十四里而  
連建八閘每歲漕督尤加意于此云又五里至黃林庄  
又十二里至梁王城泊焉其地有梁武帝祠然城曰梁  
王疑梁臺初建曾駐節于此也二十七日早行十四里  
至夾溝又十五里至沙家口有邳州新城小河來會又  
南行七里至新河頭新河爲

本朝所開下至貓兒窩與舊河合河上流始此故曰河頭  
云又十三里至三汊河有徐州河自西南來會故名又

十五里至貓兒窩二十八日早行十里至馬莊集集在東岸有橋四空又十八里至姚灣口再前河身曲甚三南三北共十里曰牛頭三灣云又有減水閘放水入湖問湖名曰西湖以在河西耳俗呼也凡十里至九龍廟兩岸民居相接不斷蓋沿河地皆低窪無可居可居者惟兩隄耳又十里至皂河口止不行湖廣漕艘散漫斷續不前其頭幫停泊鬻貨物詢之土人云停三日矣亟令隨行巡捕官拘運丁杖之如解維行此地爲邵徐間一市鎮糧艘鬻貨物者多滯滯于此因停三日督催仍下令傳諭各丁凡鬻貨卸貨者許令小舟附糧艘行一面趨行一面起卸庶運丁得需附載微利而運期亦免遲誤初聞從前催漕者借禁止附載客貨爲名于不

願每船輪裝石費若干遂因緣私征貨物百倍石費近日臺臣奏請加額至五萬然關旗猶稱征收石稅循名責實通商惠民以復舊制必有任之者河稍折東南行二十里有村曰古城又折而東北二十里至崔鎮北岸草房數十間而已又十五里至曹家嘴又十五里至中興集集屬桃源距縣城十五里而近然集在運河之西家人持勸合赴縣押印渡運河又渡黃河甚滯至暮始返聞撫州幫尚有十八船未渡黃河而淮安官吏謂余必至鄉肅館以俟余畏煩擾地方遂不行遣所帶筆帖式往催初六日擬航溯流而北是日大霧霧散得微南風然水亦未浮用絳夫二十有三人而虛舟不前至宿遷懸鼓發更矣明早挽舟上近午始至駱馬湖口自八間以南惟此地急溜難上運丁于淮安短僱絳夫過此溜始返近日漕艘水手有打加添惡習蓋水手中點柴者號名其衆毆辱運丁壓添工貨稍不展即指擊船具攘奪客載運弁莫能制浙江温州幫過淮後卽爲此狂舉余以語漕督張公重杖其魁荷校高廟側宛缺稍戢而淮安短絳夫亦尤而效之余在中興集有撫州幫來懇絳夫打加添傷其項頰余詢絳夫安在云已前行聲言至駱馬湖口將大闕余卽飛檄漕標後營遊擊方文登嚴加禁治蓋方遊擊以催漕駐營于此也至是來迎詢之云首禍者已就拘繫不敢譁矣是日七夕至皂河口約二更陰雲掣電星月皆不見初八日早行見撫州幫船詢

運丁云尾船淤阻者已于初六日盡過黃河矣余在商  
遷檢該營去歲漕艘入汛出汛號簿尾船過黃河亦係  
七月初六日因念去歲漕艘過黃河逾限以至凍阻大  
半今日日正同將來正不知何如也心甚憂之督僱各  
幫前行晝夜不令停泊凡運弁投文及運丁投花名冊  
向日催漕者俱有陋規沿途催漕文武官運丁俱有餽  
送謂之土宜余訪聞今歲漕艘亦每船派銀四兩為料  
理催漕大人費用余初至濟寧卽嚴諭禁止併禁沿途  
催漕文武需索餽送每幫運弁運丁叩見時必首詢曾  
否費用及兩岸催漕官有無需索嚴飭不得容隱官弁  
人役頗知畏懼而此地有孫遊擊者督催甚嚴余頗嘉  
之後細訪其所爲特以憤不得常餽故遷怒旗丁非誠  
子督催也尾船既過未追究然法立弊生如此爲太息  
久之初九日過三汊河至新河頭望隄東民地悉成巨  
浸蓋六月以來大雨時行故也余雖喜運河通利亦甚  
閔民人田廬之苦而舟人謂邳泗之間夏秋水實歲  
以爲常云暮泊夾溝驛初十日至梁王城其地有金  
龍四大王廟湖南二幫糧艘停泊廟前結綵棚合兩舟  
演劇余亟令查拿立將綵棚毀拆蓋糧艘固不容停泊  
而是時

八行皇太后服制尚在百日內也須臾喚押運通判及千總大  
加詰責並叩頭云官弁固不敢爾因昨晚停舟避風僅  
大雷電舟覆皆斷掣出四舟其一竟破水手等恐懼故  
賽神以禳之余謂

行皇太后之喪百神有知者當制服彼何敢觀劇耶官弁叩

頭流血謂實水手所爲水手等愚頑無知官弁不能制  
乞寬宥因移知漕督杖首事水手數人遣之又前至黃  
林莊莊舊有草壩向年尾船過此卽加封築以養八閘  
之水今歲大水通漕併草壩沒水中蓋天人效順十餘  
年所未有也是日宿高廟十一日早行進俟遷頭莊丁  
廟三閘水俱平閘背約高十二板至萬年閘地陡水急  
始依會牌啟開漕督張公在關監視余往晤共飮因深  
談漕弊余初出

京時有鄉試同年係軍籍者贈余一冊備載過淮抵通漕  
艘之苦凡官弁兵丁胥役陋例皆在焉張公云近得一  
劄子專言天津以此運丁之苦尤爲心惻余謂天津以  
北倉場總督所治也今漢倉場陳公天下清官滿倉場  
李公爲

聖天子特用此二公不爲疲丁甦此困將來復何所望張公  
謂二公亦未必盡知交淺不敢言深誰爲二公言者余  
慨然曰余當任之十二日止不行卽于舟中作長札致  
陳公併達李公後附積弊條件借張公官封飛達焉十  
三日張公別余往高廟料理漕務蓋張公座船及胥役  
皆在高廟也余以此三閘地陡進船甚難張公旣去因  
留督諸船至十四日晡時始行至張莊上流水復大發  
八閘復通漕行十五日過得勝閘復指麾下版久之乃  
行至韓莊近二更月明如晝十六日五鼓行十五里至  
姑莊天明又二十里至邳山觀微山湖決口約寬十餘

丈掣入糧艘三其二引上一竟破折板而去底猶沉湖中詢所載米已灑帶本幫約耗三之一云凡糧艘有損壞未沉者先搶救米石分寄同幫各船赴通交納謂之灑帶又前至彭家口詢洳河通判十字河淤所取筒試水深六拿半凡中人大指與食指所及爲一拿合營造尺五寸江南浙江糧艘小而載輕每丁運不過六百石水五拿即可行江西糧艘較江南浙江加長三丈餘載米九百餘石或千一二百石不等水七拿始得行湖廣船載米亦不過六百石因江湖之險與江西同故船式與江西同亦用水七拿江西湖廣路遠船多後至此時所過皆江南浙江幫故遊行無阻而余慮江西湖廣船至不免淤阻嚴飭洳河通判急加挑濬務深至七拿以

上乃已通判治洳河北起珠梅閘南盡臺莊故獨以責之云日午至夏鎮風暴至大雨踰兩時維舟不行日沒復行十里至楊家樓又三十里至珠梅閘入山東魚臺縣界又十二里泊徐家營房十七日天明行四里至滿家口聞有決口因登岸閱看有嘉興白糧船一隻掣入米已分給通幫船不能上又行十八里至馬家口決口尤寬細詢土人云東岸故有減水壩管河官署魚臺主簿盧某貪而劣每歲有修河銀數百兩盡歸私囊又將昭陽獨山二湖名民種藝而私收其稅畝索錢百三四十文日久民怠黠者以其爲私稅也不時償簿恣甚因河水大發決隄灌之白彼不償吾稅吾亦淹其所藝然水勢洶湧既決遂不能復遇倒灌數十里併及濟寧州

境怨聲載道余嚴詰之叩首曰不敢不取而已督令修堵曰無費費須責印官余一面移咨河漕二督及山東巡撫會稿

題叅一面檄魚臺縣料理決口自夏鎮以上兩堤之外水勢浩渺東爲獨山湖西爲昭陽湖獨山地高水可入河昭陽地低必下八閘乃能濟運然昭陽淤淺民人種藝殆滿與山無異又二十里至邢莊閘糧艘雙掛間不容刀雙掛者兩岸俱泊也問何以不行曰濟寧至此百一十里頂幫不能前蓋濟寧在城天井二閘爲之阻也余亟催舟人疾進窮其所以阻者稍前五里昭陽湖隄決舟並由獨山湖行以避決口凡行七里至利見閘詢閘吏云糧艘過此者四百三十餘艘矣又前三十里至南

陽余所委蘇司官來迎以勘合鈔牌用印止不行十八日行八里東岸有溝來會詢其名曰沙泉然舊圖南陽以北准有硯瓦磨鑿二溝豈其一耶又一水來入運河在南陽之北今河水大漲倒灌而入其口嗟然疑卽泗水也又四里至棗林閘閘故不下板以上流有山沙淤浸因下板蓄水濟之又四里至魯橋又九里至師家莊閘又五里至仲家淺閘停舟謁仲夫子廟碑版詩文皆近人作古雅者絕少詢其子孫甚盛聚族此地者八百餘人第宅極壯多立鴟吻其在開州泗州者盛亦稱是云又六里至新閘又八里至新店閘又十八里至石佛閘又八里至趙村閘又六里至在城閘又一里三分至天井閘天井地陡故里許卽建一閘焉濟寧文武官來

迎者云公館在蓮亭蓮亭者卽古南池在濟寧南城下  
令爲河漕二督公會之所六月初河督齊公以

國服居此齊公尋以河決中牟往河南傅公館焉近因張

秋漫口傅公往視故知州以館余二十日傅公自張秋

來余亟往訊張秋水勢傅公曰濟寧以北六十里無一

船余曰濟寧以南船阻滯胡不速之曰予不暇與公同

事矣昨部文至有

旨命予由淮安查河決下流有無傷害高堰一帶仍溯流而

上直至中牟與河督齊公商酌堵塞機宜而別

督督張公助公僕運舫已卽行矣因與共舫而別然張公

尚在八閘而濟寧以南漕艘壅塞不得行者百有五十

里此必有故思至微曉二十日早起親至天井閘相

度名管河同知及閘官問船何以壅阻曰法如是不能

速也問天井以北至通濟閘幾何曰三十里閘通濟

放一漕天井放幾漕曰漕規此閘啟則彼閘閉彼閘啟

則此閘閉一漕不能使彼少而此多也余笑曰是

非漕規乃不知有漕規以至于斯也余查今戶部侍郎

張公所著居濟一得云通濟閘啟一漕天井閘可啟四

五漕其非一漕一漕也明矣天井閘下至在城閘止一

里三分一漕所容不過百二三十艘而天井閘上至通

濟閘長三十里一漕所容當可二三千艘多寡懸殊豈

有一漕一漕之理且兩閘相去三十里必俟會牌而後

啟放則此閘已閉俟送牌者行三十里而後彼閘啟則

彼閘既閉俟送牌者行三十里而後此閘啟送牌既

未改用馬通閘夫步行日不過七八十里而已而天井

漕所容船甚少每進百二三十艘卽須停步行六十里

往還之久無怪乎日僅啟一漕終日閉閘而後船阻滯

也吾與汝更定其法天井閘止下與在城閘會牌而通

濟閘則聽其自爲啟閉而不必會卽一日可進三漕矣

河官咸謂不會牌非漕規卑職等不敢違督漕大人令

余怒曰汝自不知漕規致誤漕務尙敢固執耶有議吾

更法者吾自當之則咸爭曰凡會牌啟閉者恐兩閘齊

啟則水速洩致上閘漕涸而損船也余笑曰天井雖啟

在城猶閉通濟漕長三十里再啟天井多一里耳三十

里漕不畏洩水三十一里卽洩而涸乎濟寧河深九尺

以三十里之通濟益六里三分之天井以一二乘三十

作二十三分卽天井蓋洩減通濟水不及四寸水九尺

不損船水八尺六寸卽損船乎衆不能對遂行之是日

天井進二漕較前已加倍然水勢陡急進船甚難二十

二日復往監看細思其故因問天井在城二閘各下十

幾板管河同知曰二閘各有十四板止各下十二板余

曰汝輩爭論漕規汝輩不知漕規也甚矣舊法天井閘

下板十六在城閘下板十八故水勢平今板少故水急

耳爲我趣添板則咸謂不可添板則水高力勇恐壞閘

余詰曰十八板高與閘平乎曰閘高二十板今若十八

板則去閘不遠故恐壞閘余嘖曰水性必平滿而後橫

決但低一寸亦無害也曰奈猝無板何余曰天井在上

流不增板可在城則斷斷宜增汝謂在城故餘二板

再益以天井二板共十六板可也。趣行之。水果平。初用  
六十人引。綽猶不能上。今三十人速上矣。是日進三漕。  
又二日。壅阻之船盡進。而濟寧以南。揚帆徑行。無停泊  
之船矣。蓋余初臣濟寧時。急于晤漕督。于二閘未及審  
視。而是時漕船尚未擁擠。亦思不及此。今始爲改正云。

記七

漕行日記二

余既改定濟寧漕規船至卽行畧無停滯擬北行趨催前船訪問向來糧船至濟俱停泊念龍四大王廟前演劇祭神旗丁借此耽延裝卸貨物水手則利其飲食酣嬉詭言神威顯赫

聖祖皇帝會欽賜祠額無人敢慢不祭卽損舟虧折米石有害

公務催漕員弁畏執其咎雖他處嚴催至此地則不敢禁也諸弁守因余于梁王城拘演劇祭神者余所居蓮亭適在神廟左側一堵隔糧船至此皆剪牲望祭不敢

停泊廟中使人獲新日演劇應數舟力不勞而獲利多

自余來寢然君食又莫敢有代請者因自向隔人叩首陳乞云渠輩自有祭神之劇與糧艘無涉乞聽許唱演蓋藉此嘗試因以開其端耳余訶云賽神止用牲醴致祭何必演劇且

太行皇太后喪未滿百日神亦不敢聞樂也因念余若舍此地

而北後至之船必且演劇延誤當俟尾幫過濟然後北行又向例漕運總督催漕船至濟而止尾幫過濟卽拜疏南還蓋自濟寧至南旺六十里當南北之脊水勢平正南旺以北則順流而下無庸催也漕督旦晚且至余亦應附

奏糧船過濟御子遂止不行七月二十六日漕督張公遣

賁

奏家人至附還余前所

奏劄子併具刺稱賀云本月十七日大人已奉

旨陞兵部右侍郎時余未准到部文而張公家人適先聞

恩命故來告知又二日張公至語余云此番奉

命代傳少宰助公催運當督催抵通入

覲雖拜糧船過濟疏不能達南還然南北往還道遠吾當催

前幫煩公督其後俟尾幫過濟拜疏後卽前驅矣明日

偕張公登文昌閣觀漕船過通濟橋橋已中圯兩涯猶

在東水甚怒與閘畧同既無閘夫引纜同幫亦不爲打

差幸舉壘在甚衰而舟不前余語張公此非閘當照打

閘例俟閘暫派撥手助籍張公以爲然趣行之舟果速

進八月初五日尾幫盡過濟張公拜疏行余亦附上

奏劄初六日督尾幫前進至十里鋪過通濟閘傳閘官封

南柳林開閘諭再四敢盜敢必參不貸蓋汶水至南旺

分水龍王廟三分北流七分南流尾幫既過南旺專速

北漕故封南閘俟尾幫過臨濟盡出閘河然後啟南柳

閘分汶流濟南漕此漕規也初十日過南旺登隄審汶

水分流形勢時晴霽之餘汶水猶壯滾滾東來氣如白

虹心甚快之遙望東草場湖在汶水北馬踏湖在汶水

南隄西爲南望湖蓋山東六湖之三號爲水櫃濟漕所

亟需者皆淤爲陸地河務漕務廢壞甚矣蔓草中宋尚

書祠在焉守祠諸孫來謁因詰祠薦辨香念昔人疏鑿

偉烈悵然太息是夕至開河烟光中望民居頗繁五更

解雜傳檄通漕放船晝夜行毋許刻留每至一關停舟  
守催務使去者無少停來者無少躑望前舟影稍密  
或後舟相望稍稀濶即遣兩旂弁兵馳馬拿首泊船丁  
是時蒙

天恩陞兵部故沿河武職頗効命雷令風行馳馬未至而停  
泊者已過進矣十一日至靳家口十二日至張秋決口  
已築曹家單薄一帶又增築月隄署通判袁邇來謁併  
皇業隄工料細冊甚明晰夕陽映湖而紅紫黃狀將昏  
復明因循隄閱新工令家人取木椿椽試俱堅實聞袁  
倅才長而料理盡心云十三日至荆門關初余嚴飭漕  
船每至關口俱揚開徑行不得用限開法揚開者放舟  
中流指定關口衝開而下限開者泊舟旂傍循旂至關

始正舵下關揚開失尺寸卽觸砥壞舟限開則無此  
患然限開迂緩食項始放一船若揚開可入九船矣故  
余嚴禁限開及至荆門一船橫關口方用數船轉鋒牽  
引數百人謀呼齊力久而始至滿之蓋仍用限開法船  
依東旂至關口扳舵過猛船尾西掠而致然也余名關  
官詞詰胡不遵揚開法汝輩慮揚開險今限開不更險  
耶嗣後敢限開者必懲仍飭夜中放關多置火炬是夕  
月甚明燈火照燭如白晝篙舵嚴飭距關數百步舟人  
肅若銜枚執舵審固指關長驅如矢赴的前後蟬聯不  
絕蓬且放舟百六十無絲毫觸礙關丁驚以爲神十五  
日至阿城關阿城屬陽穀古阿邑故名關吏來告水勢  
猛揚開恐冒險乞仍限開蓋是時南柳林關封閉已五

日汶水方盛故下關頗急余登嶺觀兩涯有月隄橫  
截小汶逼水趨關故勢益猛亟令整月隄中斷以分水  
勢船行甚穩是夕中秋月明如晝據高崖督催時徘徊  
步關上下月光照映枯髯如雪自念年甫四十九而早  
衰如此因憶去歲中秋在永定河用子瞻和子山七言  
古體讀再疊一篇末云河濱放廢河濱出長笑一生江  
海客慨然久之東方漸白問關吏今夕放舟幾何曰百  
八十五艘因戒令毋違揚開法解維行十六日黃昏至  
東昌文武官弁來迎詢前船云過行無少泊者先余嚴  
飭禁沿河催船弁丁毋許索運丁陋規至是訪聞運丁  
覬都司某瓷器不受再送始留其半因訊運丁何違吾  
法彼不受亦已矣何故強之曰彼今歲固不敢受也運

丁歲收僉而舵師多仍舊恐伊等明歲修怨故仍僥少  
物然廉者辭貪者亦不敢索較往歲費僅十之二三卽  
拜賜侈矣因置不問明日止不行山東運河以濟寧東  
昌德州三處爲糧船卸貨地尤易至延緩故停舟嚴催  
焉殷撰鄧子鍾岳東昌人也遣人致羊酒鍾岳爲余辛  
丑典試所取士方以內艱家居因往弔焉日下春解維  
行至梁家鄉關十八日至戴家灣十九日至臨清磚關  
上河通判及知州來迎糧艘阻滯繫纜兩旂約三四百  
詢其故通判云此關土石二關相距僅半里較濟寧在  
城天井二關尤險窄蓄水無幾放數船而水涸復下板  
蓄水上游來疾而此關行緩不能不阻滯也先是余令  
濟寧以北通漕放行惟此關員弁以爲不可傳少宰所

理必此船泊崖未歸洪耳洪河中深道也遣人視之旋來復云舟移入洪已得水矣余謂吾固知其如此速爲我進船天漸晚昏黑石關外多淺淺日中插木標識之夜莫能辨余令木標上俱繫小燈籠船疾進無阻將五更而四百餘艘盡出關通判等驚嘆曰臨清二關通漕而水不涸從無此事亦斷無此理此特大人奉

聖天子威靈河伯效順陰爲贊相耳終不可奉爲漕規余應曰若輩坐不道理耳水性就下千里相同下流去速則上流來亦疾從前此二關不敢通漕放船因上流未通漕水源短故易涸今自南旺至此四百里俱通漕自南旺以上泉源又不下數百里而漕船所泊近在三四里內通漕放行爲時纔一晝夜安有千里河流平放一

晝夜而下流末數里遽至枯涸損船者若試思之衆始恍然悟遜謝不敏而退二十二日余舟出關入衛河總漕張公遣人來告已拜疏恭報糧船出關卽前行不及待余亦遣人資捐

奏出關日期而傅公所帶蔣司官亦令彼沿途催趲卽先行還

京師余獨督尾幫焉衛河當關口有欄門淺頗阻漕艘衛河出衛輝水故清近年瘴河自大名南徙至館陶卽關入衛河故衛水亦渾處處淺淤此關口淺先經濟東道吳君捐貲挑濬故利涉無阻日午行十餘里北風大作舟阻不得行日暮自爲文割羊祭河神旋得微雨風少息然天黑不可行天明猶有微風行數里至半邊店屋

漸勁又二十里至油坊益猛維舟少泊油坊屬夏津縣日曛風微復行四十里至渡口驛天黑甚止焉三更後月出行三十里天明至武城風作不可行日中稍微復行五十里至夾馬營驛一路河曲如鉤北風雖息久而始達江西湖廣糧船因連日風逆兩涯阻滯殆數百艘命舟窮進求首泊者嚴催焉是夜至爛泥淺自武城以北河皆曲此地曲尤急洄流淤泥成淺淺阻舟行今春未經挑浚其淺彌甚連日水落日纔過數十舟是日水又落尺許止過十數舟蓋衛河水涸而臨清以上關河下板汶水又阻絕也是夜飛檄飭臨清至南旺關官通漕十日仍飭南柳林關封閉五日過汶使北二十五日水驟長五寸餘過百三十艘二十六日水如故不加長

從關河各官不盡奉檄差把總飛馬湖流查不遵檄者取職名候參是日仍過船百三十餘艘二十七日水復落尺許止過六十餘舟並致書巡撫黃公令飛檄封南柳林關併通漕十日蓋衛河旣涸須藉汶水直送至天津不獨山東境內而已然汶水由南旺至此五百餘里羽檄山濟南轉行卽星馳去水不能遽至且日益淺二卜八日晨起令下河通判作草壩逼水而通判府備材物民夫俱不能辦武城知縣畏漕河多累已投牒求去一巡檢爲專汎河官年七十餘無可督責河兩所又不屬武城東爲恩縣西爲德州武城知縣委一典史一驛丞來亦不能名夫役日暮止過三十艘余問甚二十九日水益落舟不能前余督淺夫挑河夫懈玩不力終無

少濟時戶部按漕規舊限謂八月將盡而糧船過天津者僅及半移吏巡撫黃公因遣濟東道吳君興業副將黃君元讓來相爲料理二君甚精勤吳尤出力先是黃公委二君子臨清催漕吳君因挑淺者不力日立水中鋪小如羹七挑泥少許擲數步外水洞漩仍淤故處日用夫數百而河深不能以寸吳君立買泥法懸錢河干令淺夫以小船載泥至坵船給大錢百四十夫爭趨之一旦夕買泥四百船河深適矣至是吳君復用前法謂天氣較前稍寒船加給錢二子挑泥百餘船淺稍平過船六十是晚水亦長五寸許明日爲九月初一日復長三寸草壩亦成撫州旗丁又自爲監箴一座監箴者立十數木柱取舟中木板累綴焉東兩涯水盡歸中流使河隨而水高也于是水深至八拿尾幫百七十五船盡出淺夜二鼓矣余始解維前進行五十里天明至鄭家口初二日早行五十里至故城縣南風大颯而河道迂曲順與逆等日暮少泊復行三十五里至四柳樹止不行前後飛騎查催船丁亦無敢停泊者初三日行三十五里至德州又三十五里至桑園尾幫未至維舟催之夜分北風大作舟不能前初四日風猛如故日暮稍輟尾船始盡山山東境行十五里至滑家口西坵屬景州東坵屬吳橋縣又十五里至安陵三更矣復行六十里天明至連窩早飯是日初五近午復有北風行三十里日晡至東光縣風漸微行四十里至泊頭河間大市鎮也統如打四鼓天甚黑餅市酒肆作苦者已早起燈火

隱映三里許坐數行舟尾幫至天已明初六日行二十里至家堰又二十里至薛家窩西南風作頗利嚴催之行三十五里至磚河驛少休復行三十里二更至滄州又行四十里至興濟有驛曰乾寧屬青縣驛有更鼓四更矣維舟俟天明行三十里至青縣西南風大順蓋河自滄州以北不甚曲風利行駛四十里至流河驛亦屬青縣又二十里至唐官兒屯又二十里日晡至陳官兒屯又二十里黃昏至雙塘兒又十五里至靜海縣近二更有丞來因詢總漕張公過此已幾日云已七日計此時當至京師矣望糧艘有脫幫者礙舟以待仍遣人迅催天明始至因押尾幫行二十里日近午至瀆流前船頂大幫止不行余出船視之則各船丁役咸齟齬如雷引絳者帶絳睡撐篙者拄篙睡打犁者臥于坵側執舵者伏于舵牙余驚怪何以皆睡令呼之使覺則咸拭面目語曰一月晝夜行船不得少寢息目盡腫幸少停得無睡耶余笑曰爾輩篙舵有更番者猶當得少休余乃誠一月未安寢耳蓋余自濟寧至此晝夜趨催衣未嘗解帶目未嘗交睫實一月未睡也遙望前船首尾相銜無可催遣因停舟遣所帶蘇司官賈劄子請旨併請截留尾幫數百艘蓋沿途詢回空糧船云北河水涸非截末數幫必仍凍阻也先是康熙五十九年漕船過淮違限後至者不及回空凍阻千餘艘六十年湖廣江西浙江缺船僱募民船應運南北河道不同船戶咸不